

宋神龜碑
陽白水人

经典碑帖临本丛书

刘运峰 主编

北魏张猛龙碑

〔北魏〕佚名书
孙伯翔临

遴选历代经典碑帖
收录当代名家临本

南开大学出版社

陽

字

白

神

水

因

人

碑

拍摄临写示范视频
赠送整拓对开挂图



经典碑帖临本丛书

刘运峰 主编

北魏张猛龙碑

〔北魏〕

佚名书
孙伯翔临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张猛龙碑 / (北魏) 佚名书 ; 孙伯翔临. —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6
(经典碑帖临本丛书 / 刘运峰主编)
ISBN 978-7-310-05365-0

I. ①北… II. ①佚… ②孙… III. ①楷书—碑帖—中国—北魏 IV. ①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46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60266518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285×21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95 千字

定价:6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學
書
津
梁

孫
伯
翔
題



弁 言

临摹经典碑帖是学习书法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书法艺术水平的不二法门。

临摹，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猫画虎、克隆复制，而是对经典碑帖从多个方面进行认知和理解，体味和把握。临摹一种碑帖，首先要了解这种碑帖的刻写年代、主要内容、艺术风格、书家的经历和性情，等等。概而言之，就是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临摹的过程，就是对经典加深认识、加深理解的过程，也是汲取营养、为我所用的过程。每一次临摹，都是对经典的一次再认识，也是对自身审美能力的一次再检验。临摹就恰如挖井，挖得越深，水源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临摹是学习书法的基本功，也是书法创作的源头活水。基本功越扎实、越牢固，发展的潜力就越大，书法创作的空间也就越大。

表面看起来，临摹是要把字写得“像”，争取让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写的是哪家哪派，但这只是对临摹的第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浅层面的理解；更深层面的理解是，要在临摹的过程中逐渐抓住经典碑帖的精神气质，将经典那种独具特色的精神融入自己的临摹作品乃至创作当中。初看似乎有些“像”，但和原帖对照，又似乎“不大像”，再仔细揣摩，又觉得“很像”，如同书家本人将原作的风神充分表现了出来。

对于初学者而言，临摹经典时也往往会遇到无从入手的烦恼。由于经典碑帖原作年代久远，多有剥泐残缺，加之大多从金石传拓而来，无论是点画的起笔、行笔和收笔，还是结构的穿插与组合，用毛笔都难以表现出来，即使面对精良的传世拓本，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

因此，看他人如何临摹就成为事半功倍的学习方式。

大凡以书法名家者，都是在某一种碑帖上下过超凡的工夫，练就看家的本领，他们以

经典为宗，心追手摹，朝朝暮暮，上下求索，写出了自家面目。如吴昌硕之于《石鼓文》，齐白石之于《祀三公山碑》，沈尹默之于《孟法师碑》，等等。这些名家笔下的经典，既是对古人的理解，也是自己的领悟，给后人的学习开辟了一条便捷之路。通过观察名家的临摹作品，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将碑帖中的字还原到纸上，如何将古人的精神气质化作自己的面目。

为此，南开大学出版社在多位书法家的支持下，策划并编辑了这套“经典碑帖临本丛书”。

这套丛书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所选择碑帖的经典性。中国书法有着五千余年的历史，书法遗迹各具面目，不胜枚举。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遗迹都当作临摹的范本，必须选择那些具有典型审美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代表性、永恒性乃至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第一辑当中，我们选择了《汉礼器碑》《汉曹全碑》《汉张迁碑》《北魏张猛龙碑》《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张黑女墓志铭》《唐颜勤礼碑》七种碑帖，这七种碑帖的原作年代自东汉至盛唐，跨度达六七百年，其间有汉隶、魏碑和唐楷三种典型的书体，是中国书法不断走向辉煌的记录，而这七种碑帖，也堪称三种典型书体的经典作品。

二是临摹作品的完整性。此次收录的临摹作品并非一般示范性的选临，而是书家花费大力气完成的通临，有的还包括不同时期的临摹作品，反映书家对经典的再认识、再表现过程。这种完整性可以呈现经典碑帖的全貌，从而使临习者获得一定的启示。

三是编排的对应性。这套丛书采取逐页对应的形式，将原帖和临本紧密结合，一一对应，可以使临习者看到原帖和临本之间的异同，从而感受到书家对原帖的理解和把握。

四是书家临写的可视性。为了进一步方便读者，我们特意将书家临写的部分过程摄录下来，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书中附加的二维码，直观地看到书家是如何临帖的。通过观看书家的临摹视频，体会书家的运笔过程，大概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记得很多年前，我用写唐楷的方法临写《北魏始平公造像记》，总是不得要领，直到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看到老师孙伯翔先生侧锋入纸、绞转回环的现场书写，才真真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之感。

刘运峰

2017年3月5日，南开园

《张猛龙碑》的艺术特色及临习要领

孙伯翔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碑书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恰似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灿烂无比,光彩夺目。《张猛龙碑》是魏碑书体的著名碑刻之一,形成于北魏后期,是魏碑书体中非常完美成熟的碑刻,对后世的书法演变作用极大,清代书法大家康有为称《张猛龙碑》为“正体变态之宗”。尚碑的人临《张猛龙碑》,主宗其法,追求终生,借取气息,自成面目。或以此碑为必备之源、必经之路,上溯方圆之极。宗帖的人也多涉足于它,从中吸取营养,完善自我。

《张猛龙碑》的全称是《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正光三年(522)三月立,原碑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内。写碑的人若能目睹一下此碑,再看《贾思伯碑》和《敬史君碑》就更好了。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概念,总觉得“珂罗版”不如石印本,石印本不如拓本,拓本不如全拓,全拓不如原石。前人有“观石三日胜临三年”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有些陈旧,但确有一定的道理。古人今人倾倒于碑前者不胜枚举。

一、我的临碑体会

我是写魏碑的。在年轻的时候,起步练习写唐碑,这对我走入书法艺术的门径很有益处,后来由于自己的偏爱,逐渐转入写魏碑。开始时临写《张猛龙碑》,作为一个单元临写了几年。随后临写著名的墓志,接着转向“龙门”方笔,再由“龙门”方笔转向圆笔的“云峰”,就这样寻寻觅觅,在魏碑的天地里游弋了大半生。临习《张猛龙碑》是我的一个里程,虽然临得很不精致,但在以后的创作中确实受益不少,对《张猛龙碑》的临写也就有一些肤浅的体会。

临习《张猛龙碑》,选择范本很重要,最好是原拓本。从广义上来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好的拓本不容易得到,也买不起,整幅的《张猛龙碑》全拓价格更是昂贵,现在影印技术很先进,选择好的《张猛龙碑》影印范本来临写完全可以。前几年有《字宝》一书,其中有的书体放大效果都很好。但是放大的《张猛龙碑》的效果不大理想,在临写时,不要以《字宝》作范本,还是以好的原大影印本为好。

我国的传统书法艺术,严格地强调了一个“法”字。若想学到法就必须学习古人的名碑、名帖,加以汲取、继承。这个继承既是我们临习书法的开始,又伴随我们创作的终生。前人的经典书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临习书法和临习中国画又不太一样,临国画,一种方法是临习前人的名画,无论是马远的还是范宽的,以至现代各种技法的画册都可以作为范本;另一种方法是依据大自然的具象来学习,比如对临山水、人物、禽兽、花卉等,这种方法叫写生。临写书法则是直取前人的碑帖,在临习中加深领悟能力,久而久之,则可以领悟到书法艺术囊括着大自然万殊意象之美,这种深奥的意象美在日后的创作之中更能感觉到它是书法创作的基石。

怎样临写《张猛龙碑》(包括其他书体)?我认为有三点:一读,二临,三领悟。

临写一种字体,首先要读进去,心中有字,手才能写字,所以应该是先读后临,或是边读边临,边临边读,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形入神,由微入妙。从某种程度上讲,临书的难度更大。孙过庭说得非常精辟:“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察就是读,读和临的比例应该是读、临各半,或读更多一点。只有抓住《张猛龙碑》的笔法特征和结构特征,才能掌握它多姿多变的天成之趣、跳跃之妙,乃至精神飞动之美。心中有了

《张猛龙碑》的艺术特征,手中再经过千锤百炼、朝临暮写的艰辛磨炼,定能达到拟之贵似、“庖丁之目不见全牛”的程度。有庖丁解牛之好,才有庖丁游刃之精。察之尚精,方能拟之贵似;拟之贵似,方能遗貌取神;遗貌取神,方能达到化古为我的境地;达到这个境地,方能厚积薄发,进入创作。先入古神,古主我仆;后出古神,反仆为主,确立自我。

在尝试创作的过程中,要发挥极大的领悟思维的潜能,要触类旁通,要举一反三、反四、反五,甚至于反七反八,这就是在艰辛书途中的捷径。

学书先临帖。对临应该全神贯注,以客观为主,但更需要主观的剖析。默临是和对临进行的比较,印象临则是主客观印证,印证一下对临、默临的效果,印证一下单字腕力的驾驭能力和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效果。

清人郑板桥曾经说过:“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写到乱真的程度很不容易,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打”出来,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临写《张猛龙碑》是否真正得之堂奥,不能以年限为绝对标准,也不能用临几百遍来衡量,更不能用自己的小聪明代替砚田的寂寞耕耘,必须以最聪明的头脑,最扎实的功力循序渐进,才能得到临书的真正收获。著名书法大家邓散木先生有言:“临帖(碑)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选定了某一本帖,就要一口气练下去,不到成功不止,这是练字的诀窍之一。”邓先生的名言可以作为我们临书的座右铭。

临写碑帖,究竟写多大字为适宜,这很重要。不宜过大,更不宜过小,每个字以二寸半至三寸之间为最适宜,如果开始就写得很大,不但很花费纸墨,也掌握不好用笔,不容易写好。经过刻苦的临习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可以间断地作一尺见方大小的单字练习。这对临魏碑书体很有必要,可以锻炼腕力,增强胆量,变化气质。临写过小的字不太适宜,因为临习碑帖最主要的就是点线练习,书法艺术是以点线形质为主要元素的,点的衄挫,线的起伏、刚柔、提顿、伸延跌宕、疾徐涩润,都是通过点线形成意象之美的,所以写过小的字受到过小空间的局限,就不能练习这些高难动作,不能掌握这深奥的法理了。

我还经常收到很多的年轻朋友的来信,问我临一本碑(帖)是选字临好还是通篇

临好？用什么样的笔毫临帖最合适？站着写还是坐着写？以及有关枕腕和悬腕等问题。在此不妨也谈一下，与年轻同道共同切磋。

字体与人体相似，有的特征明显，有的特征不明显。根据自己的视角先抓其特征，可以先选字临，再步步深入，由选字临到通篇临，这样能提高对临的兴趣，进步也快。另外，临碑帖也好，创作也好，选择什么样的毛笔，主要是以自己喜欢用为准则，喜欢用就容易出效果，而且长期从事专业书法的人，根据不同的字体随时都可调换，没有绝对的要求。“绝对”二字在艺术范畴中是行不通的。工具也是这样，一般地讲，临唐碑颜体用短锋比较好，临欧体和《张猛龙碑》用长锋大楷羊毫比较合适，因为笔毫柔软，更富有弹力。至于执管的高低，自古以来，众说纷纭，都说自己最正确，实际高执低执都正确，能取得艺术效果是目的。临写大楷字最好是站起来悬腕临写，因为站起来可俯察全局，更主要的是临大楷字运用全身力量，从脚至腿，至腰、至臂、至肘、至腕，注入毫端，一时恐怕做不到，可以慢慢练习，久而久之，自会悟到妙处。

二、《张猛龙碑》的笔法

魏碑书体的笔法比其他书体突出，所谓突出是指方笔方雄，圆笔圆浑，两者相比较起来反差极大。以方笔为代表的《龙门二十品》起笔方峻，收笔笔势下捩衄收；以圆笔为代表的《云峰山论经书诗》，起笔无迹，止笔无痕，浑穆中寓方雄。所谓方笔多主方，但并非笔笔皆方；圆笔多主圆，也并非笔笔皆圆。《张猛龙碑》的笔法总体上属于方笔。

在方笔中，有少数字主方、主圆甚至略有行意，这些典型字，更需要细读细临。如其中的“葵”字、“退”字、“以”字。

再如，“魏”“鲁”“郡”三字是笔笔皆方，只有郡字的“卩”部的笔势有圆回之意，“深”“泫”二字和“白”字在碑文字体中属比较近方且点线较重的字例，可以说点方、画方，其势在整体上的特点各自有像。“深”字的短捺、“泫”字“玄”部的上卧点、“白”字全包的左竖笔皆以内涵的圆笔来调和，给人以方中寓圆而主方的感受，这需要我们在临写中认真领悟、细心观察。

《张猛龙碑》的方笔与《始平公造像记》的方笔相较，其神态、其规格、其用笔迥然有别。《张猛龙碑》的方笔如切金断玉，《始平公造像记》的方笔则为雄浑奇崛。

常被人们称之为点方、画方、字亦方的《始平公造像记》，被康有为称为“方笔极轨”，古往今来，争论不休，评论各异。有人认为《始平公造像记》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纯属用刀刻出来的；有人则认为笔法、刀法其成分各占一半。笔法乎？刀法乎？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始平公造像记》中大的峻角与方折、刀刻的成分当然不能泯除。就笔法而论，方好写，厚难求，这是无可争辩的。欲写方必得厚始能称雄，所以《始平公造像记》的魄力雄强是写出来的，其厚、其雄、其神是刻工刻不出来的，再好的镌刻也代替不了书家朱义章的笔下神功。《张猛龙碑》属方笔范畴，但斫切较小，点线俊俏隽拔，没有像《始平公造像记》那样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在这里更有必要举例说明两种方笔的不同。

再如，“东”“不”“此”“年”“世”等字，是《张猛龙碑》以方笔为主体中圆多方少的字例。可以将之理解为：第一点，这些圆笔较多之字，笔法沉实中含，行笔曲涩，在《张猛龙碑》的方笔笔法中是高难之笔。起笔多于藏锋而多骨，行笔则又以提为主，提顿有度，行运主慢，行进曲涩。尤其如“年”“世”“录”“详”等字，点线清劲内含、隽拔。洞察它的点线自身的多变是很难的，而且又是必须掌握的。第二点，在《张猛龙碑》以方笔为主的群体中，书家有意地安排多圆少方的少数字贯穿于全篇之中。这种匠心独运而又自然巧妙的安排，正是平和了此碑笔体多方的单一性。

《张猛龙碑》的另一一些字如“慕”“不”“复”等又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这组字在定法中属于随意自然之美，这种美让人想到行书之笔，但它却不是行书而是楷书，这种自然的笔法给人以美妙的感受。《张猛龙碑》的笔法皆出于自然多变，而这组选字更显示了书法家性情的随意抒发。“慕”字紧密得随意，疏朗得开张；“不”字纵横得巧妙，斜画顾盼，全字是几条线的萦绕。“复(復)”字以“彳”作为“彳”，“复”上疏下密，甚至于重撇交织在一起，以点作捺，完全出于严谨之法而运行在自然的空间里，可以说达到了笔法上的奇妙横生、精神飞动的境界，给人以寻觅不尽的遐思。

关于《张猛龙碑》的笔法，现在作以下四个方面的总结：第一，《张猛龙碑》的笔法主要基调是方笔，也可以称它为方圆兼备而多方的笔法。第二，少数字近方少圆，点画较为方厚。第三，少数字近圆少方，点画以提为主，提中有顿，曲涩中含。第四，少数

字似有行书笔意而非行书，自然随意。

为了便于大家的临写，我们再将《张猛龙碑》不同的点线笔画如点、横、竖、撇、捺、钩、翻折、反戈等主要笔法以及起、行、止做进一步的剖析。

(一)点

如“泫”字三点是方笔点，也可叫它为露锋点，第一点起笔右侧腕力向右下，接着转笔向左，再衄挫向上完成全点；第二点起笔横侧，接着即提毫再按下行，下行擎力，千万不要飘浮；第三点笔势由下而上，起笔横侧，提笔内旋，著力挑出。既要写出刚毅效果，也应注意呼应关系。

“浮”字三点与“泫”字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有明显的反差，现做一比较。“泫”字的三点是方笔为外拓，“浮”字的三点是圆笔为内敛，外拓主顿，内敛主提；外拓笔毫散，内敛笔毫聚。因此“浮”字的上点藏锋起笔即提，提中有顿，笔势内转，这种内敛圆笔点如同踏步而自转，持重而灵动，是非常高难的动作，自得其妙。“浮”字的中间也是敛锋入笔，然后略顿右下，内旋转上，此笔亦见棱角，但并非露锋，而是笔下自转的功力。最下一点由上转下，逆锋藏于中线，起笔见柔，再转笔衄而上行，逐渐著力直至收笔，柔中见刚，刚柔相济。

“遭”字点是侧卧点，其笔势从左上角切入，向右下形成侧式棱角，然后提笔衄上，略驻再向左下，形成非常锐利的三角之状，是方刚之笔。如果能够驾驭好腕力，也可以从左上向右下写，形成逆反之笔。所以《张猛龙碑》的笔法是锋用八面，各自成象。“遭”字的点应该属于辅笔，正是由于它刚毅厚重的方笔，极其醒目，这个辅笔一反常态，倒成为主笔了，真是恰到好处，美妙绝伦。每种书体都是点和线的组成，各种点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横点、竖点、左侧、右侧、相向、相背、呼应、顾盼等不同点，尤其是《张猛龙碑》的点更是灵活多变，仪态多姿，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就需要我们在临碑、读碑时察之尚精，产生举一反三的遐思，掌握变化规律，增强腕下功夫，最后达到落笔成形之效果。

(二)横

《张猛龙碑》的横，起笔或露或藏自然多变，行笔著力中含，由涩起伏，如物有阻，

止笔略有顿意,有的势尽笔收。它的横笔以中实内涵之力贯穿着起、行、止,与唐碑整饬的横有明显差异。唐碑的颜字和柳字多见于两头重、中间轻,收笔上提而下顿再收回,且多弧势之笔。《张猛龙碑》的“王”字上笔为仰,下笔为俯,中横平和,三个横笔几乎相等,成方块形,笔力沉实俯仰和谐。

再如“三”字,乍看起来很容易临写,起笔或藏或露,无需再一笔一笔地讲收笔,势尽笔收,或有回收之笔。掌握好起笔或方或圆的效果并不是太难的,先入法,后随意,难度更大的就是长线(画)的起伏。长线运行要有节拍疾徐,要有长线的曲涩效果,“一线之内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先哲的话道破了笔法的巧妙运用。长线缩短是点,短点伸长是线,无论是点是线,它的自身都有生命力,有它自身的语言。康有为说:“《张猛龙碑》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正。”这位书法理论大家说得如此精确,用这两句话去读它的点,读它的线,读它的结体,以及读它的全章。我们再分析这简单的“三”字,它似乎整齐,似乎方正,在这随意而又严谨之中,运行起伏,曲涩一气,中实内含。我们只有在用心读懂之后,在勤奋反复地临写后,才能领悟到它的真谛。

在“横”的笔画上,可以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明”字,一个“尽”字。

这两个字都是横画重叠,笔画繁多的字例,“明”字短横重叠,结体全包和半包为纵式。我年轻时常犯一种毛病:注重外围,疏忽中宫。比如“明(明)”字“目”的中间两笔和“月”的中间两笔,在临写时,千万不要轻率,愈小的笔画愈要精到,愈要认真、沉实有力。“尽(盡)”字是繁横重叠,长短横交错,上面的长横取侧势左低右高,决定全局的上倾,下面的长横取平而见俯,稳固重心,承地载作用;上横起笔为露锋,下横起笔为藏锋,两横收笔皆有隶意,或是书家的有意安排,或是随意流露的天真之趣,两个长横的运行有明显的曲涩、疾徐,节拍有致。所以,无论是长横或短横,都要用心地认识它,才能驾驭腕力,平拖、死滞、浮滑都是写长横的大忌。

(三)竖

竖的写法与横的道理几乎是一样的,起笔同是一样,或藏或露,方圆交错,但收笔不一样。横的收笔或略顿内收,或势尽笔收。

竖的收笔主要有两种,传统叫法一是垂露,一是悬针。垂露者笔回,悬针者意回。行笔的线横与竖似乎近同,竖与横的涩行之法是一样的,只是笔势有异。在运行笔法上,都要沉实、涩行,有运动的节律,切忌死板、平拖、浮滑,在这里我们不妨放开想像力,与机械化的、自然的具象作一个比较,水泥的电线杆子从人们的视觉中看上去,下头粗,上头细,它是机械的人力所为,并非自然之象,所以它是死板的,不变的,没有精神没有语言,更谈不上什么艺术的生命力。反过来我们再联想到大兴安岭林海中的苍松,其势直上九霄,远看高耸挺直,近看仰察则是直中有曲,多曲而成一线,这种自然之象正是书法之笔,生长时它是竖,如果伐倒在地它就是横。为了将长横长竖的道理说透一点,举近代两位书画大家作品为例,一是以圆笔为主的泰斗吴昌硕,一是以方笔为主的巨擘齐白石,无论是书是画,看他们的点线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方笔者寓浑穆,圆笔者见方雄,所以临碑临帖字不宜太小,以便锻炼点画的衄挫、使转。

比如“中”字和“千”字都是垂露竖。“中”字的竖起笔为露锋横侧笔。通常写魏碑有句经验之谈,叫作“横笔竖下,竖笔横擎”,就是针对方侧之笔说的。竖的横侧入笔之后,继而提毫向内再著力下行,至底部略驻笔转势向右下顿(切勿重顿),顿中有提,接着衄笔旋回。“千”字亦同,不再泛举,起笔虽入上撇内,也应见笔。

“中”字和“郎”字的竖是悬针竖。“中”字全字的笔画重,笔画少,所以也就决定主笔“竖”下笔要重,竖笔横侧入笔继而提笔转下,毫不轻率,收笔著力至终,笔送到位,笔不回意回。再看“中”字的全体,扁“口”上倾,主竖又有意安排靠右,而且上长下短也是有意反结安排,使全字具有精神飞动之美。“郎”字的竖较细,它与全字的左半部的密聚有关系,所以写得细一些。但细的笔力却能见主笔精神,千万不要写得过快,否则,悬针竖就会显得轻浮。

(四)撇

“撇”的笔法笔势也很多,有长撇、短撇、多重撇、中笔撇、主左撇等。如“史”字的撇叫中笔撇,这种撇可以和悬针竖联系起来,起笔或藏或露。方笔起笔,提笔即顿,徐徐下行,按照竖笔运行接着转笔向左直至收笔,略为上仰,笔尽意回。

再如“秀”字撇较多,是多重撇的范例,其态各异,相互交映。“秀”字第一笔为横

侧撇,从右侧方笔切入,立即提笔内旋,再着力撇左于横势,收笔果断力沛。第一撇体现了阳刚之美,也是全字定势的关键,第二撇其势向左下,第三撇其势上仰与全字呼应有致,“秀”字重复之笔,各有其象。

再如“八”字,虽然只两笔,空间疏朗,如果将它的神采写出来,则强调用笔之妙,力沛骨强,果断沉实。“八”字的撇以方笔入笔,下笔横侧即顿,有明显的力顿痕迹,接着内旋下行,全撇用笔方厚,粗细变化不大,收笔自然,捺笔尤为切金断玉,使“八”字疏而不凋,神采灵动,笔法呈跳跃之美。

“应(應)”字左撇为主笔撇,全字多藏锋之笔,由于笔中见骨,其神自出。“应(應)”字又是书家性情之笔的典型,全字每笔皆出于随意,点随意,横随意,第三笔主笔撇更随意,似乎有些任情恣性之意,但又不失法度。撇先起后伏,再起再伏,收笔随意,似上仰又似平钩,右部密画紧结,缜密中又见空灵自然,再加碑版的剥泐斑痕,天成之美,美不胜收。

“金”字的用笔在《张猛龙碑》中属于比较方雄厚重的字例,尤其以撇笔为最重。撇最长成为全字的主笔,以其方厚斜侧之象定全局,所以在细察《张猛龙碑》的主笔时,没有固定的方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张猛龙碑》有定法而变化无穷的点线及结构,确实应该多临多读。临写时要下笔果断,气充力沛,有驾驭笔的能力,有定能写好的信心。同时不怕写坏,不惜纸张,更不要先以我代古人。比如临写这个“金”字,撇以方侧横擎之力起笔。古人将第一笔以撇为主定势,我们也要如此。以上所举例的方笔点横竖等起笔皆出此理。起笔有顿力,连续动作既而提毫转内,由侧转中,即中锋运行,笔毫铺开着力,这样既有外拓之刚又有内涵之神。但是须知实若死就错,实而活方是真谛。“金”的撇收笔也是力收而自然,节奏之笔清晰可见。

(五)捺

“捺”笔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斜捺,一种是平捺。斜捺常与左撇相关组字,平捺常与底横同义,起地载作用。《张猛龙碑》的捺笔,善变多姿,还有方笔捺,圆笔捺,长短捺,反向捺,以点代捺等,需要我们在临写时细读细察。

现在,剖析一下波磔方笔捺,如“八”字。“八”字的捺与撇同以方笔的刚毅之气完

成，一气呵成。捺的起笔横擎，内转后著力下行向右，至转处著力顿笔，起磔角捺出，至收笔处，屏住呼吸，毫芒下掇。要首先认识它，再反复地临写。“大”字的捺笔法笔势也是方笔捺，只是写得随意，磔角柔和，捺势也较长。

碑中“春”“林”“秦”三字的捺笔是属于圆笔捺，此类的还有很多，仅以此三字举例加以说明。从《张猛龙碑》的主体上说，正与方笔磔捺形成明显反差，这种反差一方一圆正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方笔主顿，圆笔主提，在点、线的运用上都是一个道理，如果说磔角著力又下掇内旋的方笔难写，那么瘦而圆浑，圆浑之中又见方笔的圆笔就更难写，这种圆笔捺从一入笔就得提，提的同时又得按（顿），提中有按，按中有提，把握起来确实是一种腕力巧妙运用的高难动作。这巧妙的提按相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行笔圆浑以慢为主，涩行之笔自会直斜而不死滞，关键在于它的顿捺和收笔。笔行至捺部同样需要顿笔，这种顿可以叫就势（捺出来）而顿，顿时笔毫散开，提笔笔毫内聚。“春”“林”二字，细中有骨，“秦”字捺较重，其法同出一辙。

“琼（瓊）”字的捺是个反向捺，这种捺法不多，是《张猛龙碑》书体中变化多姿的又一特殊典型。这个字也是多撇的字例，字的每一笔皆为上倾之势，为了稳定重心用反向捺下掇而定全局，其匠心安排何其妙哉！按一般规律，或直斜，或上仰捺笔平出，而此捺入笔就反方向呈弧俯，直至波磔仍为掇势，给人以遐想。清人赵之谦、邓石如等大家多有此笔。学碑临字写古人，从古人处承接气息，这是必然的道理。

“之”字和“延”字是平磔捺笔，也都是方笔捺。“之”字从点开始就气沛力足，几乎俯仰迂回一气而成，最后主笔方笔先伏后起，再起再伏，再起之处顿出磔角，至收笔时又以平伏之势完成全画。“延”字的平捺比“之”字起伏平捺要难得多，看似平直实则内含波磔，从点到斜竖至捺是连续动作，以刚毅之笔写出它的清劲干脆的效果，好似一叶小舟荡漾于湖波之中。

（六）钩

钩形似人的脚，脚有力则身健。竖钩是和竖一笔完成的，反钩往往又与戈笔连在一起。现在先以碑中字的竖钩为例。

“河”字主笔是最后的竖钩，竖已经讲过，重点是钩。《张猛龙碑》的钩一般都向上

钩，平出的也有，这是共性。还有一个共性，方笔钩都是里圆外方，包括魏碑其他方笔的趯钩，突出了雄健方厚的特点。写出它的效果，一是靠腕力，驾驭笔果断而灵动，二是笔法要得当，从竖笔开始下行著力要有后倾之势，为衄挫力转作准备。至底部略驻继而向左上转，腕部力挫，指实而捻管，腕力指力合一，其里圆外方的效果自出。对于“捻管”的正确与否，在此赘言几句，因为多年来对“捻管”问题争论不休，结果是谁的权威大谁就算是正确，其实不然，当因人而异。捻管与执笔高低是一个道理，要由笔者自己来抉择，不能绝对，更不能命令。以何为依据，艺术效果好是最正确的答案。《张猛龙碑》的趯钩一般都不大。

“宁(寧)”字钩法不多讲，其笔势笔法与“河”字近似。

“刊”字也是竖钩的一个字例，这个钩为平钩，之所以将它举出来，主要是说明其竖的灵动变化和钩的稳重足力。首先讲它行笔的随意性，这是一个以性情驾驭笔法的自然表现。“刊”字竖的驻笔处有明显的后撤迹象，为趯钩做好准备，使内圆外方的趯钩厚重有力。

接着再举戈钩的字例。

“飞(飛)”字是个翻转双重的戈钩，第一个翻转行笔凝练，钩角似出非出，有意识地为一个翻转钩奠基。第二个翻转钩干脆利落，直截了当，第一个翻转横为仰，第二个翻转横为俯，呈上倾势，起笔露锋，行之较快。至转戈处，笔势放慢，而加重曲涩厚度。趯钩挑出时，果断出锋，趯钩大而锐利，与上钩配合，稳妥得当。这里重提一下，同类之笔，一定要有变化。

“裁”字的钩是反戈钩，这种反戈的质感有两点应该注意，一不能过直，过直则死，二不要过弧，过弧者力衰。“裁”字主笔戈钩起笔上耸，加强全字密结耸拔之势，下行疾徐有致，著力中实，右倾适度，至底部加重笔力，略驻后衄笔挑起，挑起即收斩钉截铁，钩势不大但坚韧无比。

“风(風)”字戈钩的笔法在魏碑书体中也不多见，所以举例说明。它的横侧上倾，竖戈笔向左紧靠加强密聚，也显示戈笔的威力。横转戈笔为一笔写成，横侧达势之后，顺其中线轨迹带回，连续劲毫写戈笔，笔畅气贯。如果用两笔写也可以，但一定要